

記纂淵海卷第三十六

論議部之三十六

疆復遇疆

經 耀耀兔兔遇犬獲之 毛詩

子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竭之 淮南子 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

肉而席其革 淮南子

史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左襄二 甯成家居南陽

及縱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碎破其家 史義 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

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遊諸侯無所遇

困於楚蘇秦故召而厚之舍人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通鑑漢有善射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之使射項羽羽大怒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西漢傳汲黯爲伎師古曰技意堅也音章政反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憑前漢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韋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通鑑傳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通鑑安祿

並有夏思一論

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李林甫每見雖盛冬掌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通鑑秦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唐書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乎平之右矣孔氏維說互入當局者迷又入智慮
集鹿畏羆羆畏虎虎畏龍柳文
本朝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巧者具機弋勢猛還拘孿魏川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趙清獻獨折之曰君言失矣阜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錄互入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

為老蘇集

居邪惡正

經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箋云不止女之奸山而彼醉不臧

不醉反取詩賓之初筵

子鄉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

子孟子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淮南直繩者在木之所憎

抱朴子

史惡直醜正左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

並左盜憎主人成十五年晉伯宗之妻曰闕茸佞調抱虛

求進殘賊酷虐若此之徒嫉善憎忠西漢子北山有鴟不

索其翼獲食餐貪汙臭腐是食長嗚呼鳳謂鳳無德東漢朱

西入不自後漢孔奮為武都郡丞力行清潔為衆人所

謂安議二門

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通鑑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

荀勗馮紆之徒皆惡之通鑑晉世祖佞邪醜正西晉張燕封裕

曰已無骨鯁嫉人有之通鑑晉紀便佞之徒謂彊直為擅

權唐書

傳趙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

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說苑

集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

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性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虛曠依阿無

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相詬病矣晉紀孤直者衆邪之

所憎公正者群惡之所嫉陳子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

直為狂癡陸魯曾望

公集
本朝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

涉水惡濕

子是猶惡濕而居下孟子蒙塵而欲母昧涉水而欲母濡不可得也淮南子吹灰而欲母昧涉水而欲母濕不可得也淮南子

史賈而欲贏而惡踟乎左昭元
集是徒涉而取濡足也唐文粹

勢不自由

子樹欲靜而風不停家語犧牛衣文綉食藟菽入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子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

芳自燒不能去其香蘇子

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傳本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通鑑譬如礧石之上行蟻蟻行遲而礧轉疾後漢王

宋劉穆之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而欲為丹陽布衣豈可得耶通鑑涼呂超曰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通鑑獨孤后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隋書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通鑑唐李泌歸謂

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通鑑唐傳記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袁准正書

集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補正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晉書去住與願違仰

慙林間翻翻工譬如籠中鶴六翻不自搖 騎虎不敢下

文並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鷹心源雖了了塵世苦憶

得住微元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世事波上舟泐洄安

乘風航意有清夜戀身為符守嬰應物一落名官途浩如

期磴牛封兩目昏閉何人知賓客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

嫌如死素刀尺不由身杜牧隨牒牽黃綬孟浩雖百中之

自我終一呼而在君高連夫互入控制有道

未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歐公集飄零不

自由盛亦非汝能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

行不救風輪左並東一被簪裳裹長遭羅網牽藥城集

力所不及

巧曆不能定其筭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

齊度量所不能均也周陽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書

五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不見其背惟墻之外則無

睹也子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孟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列古人目短

於自見故以鑑觀面韓非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鍾磬之聲莊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莊離朱之明察毫末

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慎朝露之繭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魯甃者見虎不走非勇也淮南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

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

里之外訓維南子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

非而未能必免其禍維南子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

之耳狄牙能喊切呼覽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揚問歐冶不

能鑄鈔錫為干將子抱朴阿膠三寸不足止黃河之濁毀算

三尺不足救鹽池之鹹傅子

晉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瑄晉侯疾秦伯使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背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左成十五飄風之末不能舉鴻毛國

語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不能漂鴻毛初

不動末力衰也史韓安死病無良醫通鑑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同上覆

水不收東漢光武紀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

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通鑑漢徐釋曰

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通鑑漢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

能復救通鑑漢若河決金堤火炎崑崗雖神禹之乘四載

玄冥之洒八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良以勢

既壞而不能遽救也唐史臣代宗贊

傳說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

戰國策五入猶渴而穿井臨難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集說苑雜言篇五入尺水不能却蕭立之熱意林

集說沈寒凝海不能結風烈火流金不能焚景珠鞭長不

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宋武論譬言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破

韓文獵客張兔豈不能挂龍虎白集短線無長縫 月中

六

有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唐文 轆無繩井百尺盧仝詩 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寤不可及也樓玄同德寺會集序

本朝 疾風無末勢陳後山

心至力不及

子 譬言猶好聲色而無耳目也隋王 臨河羨魚而無網罟抱朴子

子釋滯篇

傳記 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不能致其意之

所欲至說苑尊賢

集 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養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謝暉

首燕徒有心局步何由騁梁劉孝 我欲橫天無羽翰孟東野

時危思報主裝謝不能休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杜

詩 暗人食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劉賓客 虛逢好嘖

艷其柔苦昏憒元微之 入遙看雲路同上

本朝 巧舞苦短袖東坡詩

遠水不救近火

莊 周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貧子三

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對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莊子 失

火而取水於海水雖多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韓

子焦喉之渴遙指滄海 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

冶不能止噤凍之寒 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

也並 拋穿井而救火則燹颺棟焚矣鑿舟而拯溺則葬江

魚之腹中矣劉子

史周詩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左襄及濶呼航吳志譬如

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通鑑唐昭宗

傳記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說苑

集挑實千年非易待駱賓王

本朝不應遠水救近渴陳後山

刮毛龜背

集獵人箭底求傷鴈釣戶竿頭乞活魚王建

本朝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龜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漚

兩窮相值

宗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莊子大宗師假穀

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

無太牢狐裘矣抱朴子祛惑

史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一失召百非

經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語子張

史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

衰力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記周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西漢揚貧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西漢司馬

任傳互入處非其地

自為成敗

經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記鑑本

子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

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通鑑侯自我得之自

我指之無所恨前漢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沈之地能生

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眾亦

能使之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集淮陰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稀謀寧起堂堂蕭公實

曰知己給致鐘室胡寧忍此呂和叔文

相時處事

諺云相席打令

經有其禮而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而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記檀弓下

子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凶揚子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揚子世治則以義

衛身出亂則以身衛義文子

史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西漢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通鑑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崔郾為廣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答

人化其形也通鑑崔郾為廣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答

一人及泣鄂州嚴法峻誅不貸唐書天下未定則專取其

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通鑑唐

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

或言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唐書

互入政事

理在將順怡然而奉旨事當正色侃然而犯鱗唐文君
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
道訓服司空表聖集

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為功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明知故犯

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孟子相背馳惡死亡
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互入自指背馳

元宗曰是子惡賢嫉能舉無比者裴士淹曰陛下誠知
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新唐書李中宗親遭母后之難
而躬自蹈之西史中吉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
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

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
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
知之然業如是不可如何通鑑唐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
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
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
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通鑑唐揚國忠謂客曰吾
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
令名不如且極樂耳同上

文君眉色不加黛飾驗若芙蓉長卿素有消渴疾作
美人賦自刺卒以此疾死西京雜記互入耽好

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代論小蟲水草楂稗橘
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柳
序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唐文粹

李嗣唐王涯自以留心太元經久矣乃有甘露之禍職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道集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東坡一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老泉

自納敗闕

子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荀儒效

史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司馬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

亡人國也襄子夜使人決水灌智伯軍軍亂殺智伯通鑑

因言取禍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上謂左右曰吉

甫專為悅媚通鑑太后習猶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

傳觀未遍猶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通鑑唐盧藏用隱

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正召至闕下藏用指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正徐曰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新唐書本傳互入識者所窺

傳記謝元以八萬當符堅百萬之眾其勢不敵若符堅逼肥水而陳必保萬全惟麾軍却退眾亂不能止故敗世謂謝元能走符堅者此耳孔氏雜說

集虎見驢鳴大駭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益習其聲稍近驢怒蹄之虎曰技止此耳因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虎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大柳子厚黔之驢

宋朝譬言如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老蘇集互入巧反成拙

臨危抱佛

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詩山月注言國危將恐將懼惟予

與女將安將樂女轉弃予又將恐將懼宜予于懷將安將

樂棄予如遺幽小雅谷風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微使魯還邾田

盟于平陽三子皆從李棟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武伯曰然何

及子贛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貞

困事困事思人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地疾痛慘

但未嘗不呼父母也史記韓孔融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備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東漢孔融傳李克用

曰當貼危之時譽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為戎羯

胡夷通鑑傳黃巢北趨襄陽劉巨容拒之大破賊眾或勸

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

士不受官賞事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

之資眾乃止通鑑唐飢則為用飽則颺去魏志

傳記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十六國載記

集計窮然後賽後賽竟何恩元集臨老抱佛脚教妻讀黃

經唐文粹

獻豕遼東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後漢朱浮

護將柴入林

史

後漢朱浮

傳互入聞見淺狹

集 楚翠丹質在荆南以多熱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魚
賓客集

本朝 雕琢肝脾欲報公還
如獻豕過遼東 僧參寥子詩

有意對無意

子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魯君觀之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遂行
家語 以尾掘者巧以黃金掘者悞 列子黃帝篇 以尾注者巧以金注者悞 莊子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 劉去劉祭從揚雄學奇字雄不知情 顏師古曰古文之異者乃劉祭之子初莽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祭復獻之投祭四裔西漢揚雄傳 李廣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它日射之終

不能入
西漢李廣傳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

拊床一呼而盜俱殞
晉書 郗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

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愕出於意

外故也
晉書

傳 楚能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

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
韓詩外傳 園中有木

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欲取其蟬

而螳螂不知黃雀在其後
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

操彈圓在其下皆務前不
顧後患 劉向說苑互入 貪迷

本朝 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一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

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虿
東坡詩 泰山覆於前而色不

變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
老泉

不成恩惠

子投鈎分財投策分馬得

天者不知所以德漢子媒揚譽

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臣

以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

子去情節帶

集若自有聲名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韓文

善狀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皮日休

本朝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

主哉老泉文

無罅可入

子吾不見震風之能動龍驥也揚問明

史太子仁孝謹靜張垵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

不能間也通鑑唐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

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國忠之言不能入矣通鑑唐元宗

集丞不能潤灼不能熱杜牧春花與秋月不感無情人白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勃

乞巧文

本朝衝風震河海不能號無竅東坡互入无所用力鑽灼

不燃誰似我東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三十七

性行部之一

全德

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

稱其仁交遊稱其信禮記曲禮上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記中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經子曰君

子不器語為政五入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

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堯不過予身荀脩

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襄九年德人無累此漢書德重山岳

東漢仲長統傳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唐書裴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唐書

美冒眾流兼資九德摠脩百行陳大丘碑終始三朝無玷

可磨李英公贊山之太者匿峰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

見其險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為大也德之全

者毀方圭黥皎厲靈機空運而智不驚愚遐標特立而迹

無變俗此其所以為全也然則太山高則可陟全德近而

難知文如溫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

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稱非可以

一行目皇甫湜石

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東坡

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

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

而庶務以成蘇子由賀

小有才

經好行小慧謂小小之才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語互入

子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孟盡

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

多矣通監求斗筭之才內漢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後漢

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靈通費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

子也蜀志魏崔浩曰織利小才不能成大功通監夫

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

猶未免有敗通監王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唐

小器

管子之器小哉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語子罕五

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積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

能乘遊者螭蝮之材也難辨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西漢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

洗足召布大怒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

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通鑑馬援曰朱勃小器智盡此耳

後漢馬駑馬戀棧豆通鑑三食垂餌者皆小魚唐書揚雄

器推得失去就於方寸銖黍間杜牧之盤盂小

器文選推得失去就於方寸銖黍間杜牧之盤盂小

求不失非求富也老泉桑蠶作繭自纏裹蛛蝥結網工遮

羅直詩醯雞甕裏天幾大同

思 小有所才

不才

經無所取才語

子此木以不才得終其天年莊山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

壺之喻曾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冒于貨賄貪于

飲食左氏所載不才之子抱朴子五

史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謂之渾敦左文十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謂之檇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匿以誣盛德謂之窮奇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

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謂之瓊囊左文十

天姿自然

不聞亦式不諫亦式詩思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彛好是懿德詩思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詩樂君子不矜而

莊記表生而知之者上也語季

孔子曰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家語十十丹漆

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有餘者不受飾故也家語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孟盡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人無有不

善孟告子上五入人人有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

人皆有之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

以十二齡曰茂良不必父祖揚重黎注甘羅茂之孫張辟

無種祖互入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淮南互入石生而堅

天姿自然

蘭生而芳維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傳

史生有嘉聞左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前漢高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前漢賈良玉不琢無以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前漢董器範自然標準無假三國名或謂秦宓

曰足下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

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蜀天質不雕合於

大朴晉書王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晉不學孫吳而暗

與之合晉山

傳記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大戴禮雕之不增文磨之不

加瑩氣質貞正稟性自然魏文士傳互得諸於府非由染

習史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嵇康養

集芳華自中出楚天然生知姿杜如鶴雛儂從未有六翮

而步舒視遠戛然咲天非泥滓間物劉賓客各互天受神敏

性能無師同松柏生深山無心自貞直朱絃遺音而

宮商自韻大玉不琢而符采溢發呂公虎豹之文不得不

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

炳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皇用匹庶賤陋循習

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

古列門銘美不待追琢歐公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

講學上蔡語錄

出類

經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詩漢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溢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溢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溢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溢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溢

史 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也後漢劉盆子傳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晉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嵇紹於

稠人中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晉書本傳謝混風流為江左

第一晉書謝混傳沈演之家世為將至演之折節好學宋人中

之龍宋文宗謂李程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列朝廷羽

翻也唐書本傳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

史介然自守諸兄謂為書癡唐書

集 亭亭物表文選北冠倫魁能揚雄甘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同馬相絕唱高蹤久無

嗣響謝靈運五逸羣之骨拔俗之標陳子有才繼騷推哲

匠不比肩詩杜絕類離倫聖賢者時人之耳目韓文清

居市不為市之行清傳祭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劉賓客市井生而雲鶴性劉賓客萬

人頭上見儀形同秀出儕輩劉禹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

楚李元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侍

擊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眾天白樂眾花盡處松千尺

羣鳥喧時鶴一聲高傳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唐文粹粹然立

於千仞之表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

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同五行秀氣得之居多

者為雋人呂和仲尼聖賢之宗也師聃道德之祖也李文

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歐公百鳥而一鷄羣獸出麟角

詩公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

奄有漢魏晉宋風流後之作者難復措手東坡書唐詩至

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

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書吳一尾追風抹萬蹄

於愛欲泥如蓮生塘處水超然出泥而香黃魯蓮生於

泥中不與泥同調同

天資素惡

經 下愚不移語

子 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

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地之性也

南 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麀鷹能鷹擊不可以寄雛秦子

史 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

東漢王符傳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左

傳記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後口垂腹者魚畏之

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韓詩

集譬猶鷲郊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陳琳志斬害物陰

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龜與蟻焉可得已凡汝之

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柳有鴟梟不鳴未為

瑞鳥唐呂醜性毒行唐文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

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

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杜牧

本朝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程易始

記纂淵海卷第二十七

性行部之二

節操

性行部之二

節操

經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記禮子曰事君可

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記表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語精靈公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彫也語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語泰見危授命語憲

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語身死而名

彌白語不

宋大司馬握節以死左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左

細楚熊宜僚不為利諂不為威惕左哀守岳國蒙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出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通監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蘇武既徙北海上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間已更嫁矣獨有女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羊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通監漢程義曰死國埋名可以不慙於先帝通監漢奔安車駟馬迎龔勝勝對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通監漢校尉太

原

原温序為隗囂將荀宇所獲宇曉警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通監漢揚彪以累世為公卿耻為魏臣稱疾續漢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東漢陳元傳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義節百行之冠冕也蜀漢龐德罵關羽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魏志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晉忠義傳重義輕生亡軀徇節白刃可陵正心難折晉忠義傳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正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南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晉忠義傳勁松方操嚴霜比烈晉書忠義傳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古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通監晉魏帝禪位于晉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

忠臣也通監晉魏帝禪位于晉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

歎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通監晉揚盛

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其子玄曰吾老矣終為晉臣南史宋

高祖宋陶潛自以高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

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

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甲子而已南史先軫喪元王

蠲絕脰殞身殉義前代多之魏志露竹霜松故多勁節史

傳義唐王之入關張季珣之弟仲琰弟琮兄弟三人皆死國

難時人愧之通監唐風霜其操鐵石其心上李希烈留顏

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

臣希烈召顏真卿示之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

死顏果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希烈乃

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

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

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通監唐朱泚反德宗使段秀實往

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位秀實奪源休笏奮而前唾泚面

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

笏中額流血新唐書段顏杲卿嗔罵安祿山曰我世唐臣

守忠義恨不斬汝謝上乃從汝反邪祿山不勝怒忿節解

以肉噉之罵不絕唐書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

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唐書張

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無受汗者唐何

經入屈突通口與心誓以死許國自摩其頸曰要當為

國家受人一刀耳唐書身可殺而名不可死終始一操雖顏

嵩岱不吾壓也唐書忠躬可殞而名與嵩岱等矣唐書張

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唐書段

集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文選忠烈秋霜心貞崑玉梁

命論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王集血三年而藏碧魂一
變而成虹貞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王非稟乾坤之
秀氣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槩日之姿抱積雪封霜
之骨洞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李太白集澗松抱節幽蘭有
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歐陽文忠公清標霜潔馨德蘭薰文涇原
之亂柳惟深以變起卒遽奔匿賊徒及公而問焉追以相
印公變名氏以給之賊平公初名載至是奏請改命以滌
偽署之汗飲冰徇節文劍共丹誠在劉長卿操列寒松心
橫勁草朱說英標激俗節峻凌霄宋秉志潔於瑾瑜日
休刺心自明勿頸見志白樂天重義如太山輕生如鴻毛
負刺謹身履冰勵節捐軀之龜死節之骨上同憤容凌
鼎鑊公議動朝廷温飛卿節操凌霜而不彫杜牧
本朝高節不知塵土辱魏子

英烈

經有殺身以成仁諸

子蘭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常如有生氣郭子

史燕太子丹見田光曰燕秦不兩立願留意也光曰臣所

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勿泄光見荆軻曰言足下於太

子也太子告光曰勿泄是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

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

自刎而死史記伍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

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記子胥傳

我伍子胥諫吳王吳太宰嚭讒之吳王賜劍死子胥乃告

其舍人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掛吳

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刎死史記彭越嘗與

藥布游彭越反梟頭於洛陽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
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布曰彭越已死臣生
不如死請就烹史記豫讓事智伯智伯滅讓挾匕首刺襄
子襄子釋之頃之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曰所以
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也頃之襄子嘗出讓伏橋下馬驚襄子乃數讓讓曰臣固
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以致報讎之意則死不恨襄子持
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史記
本傳忍不拔燕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謂蠋曰吾以子為將封
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
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史記
田贊秦王令趙王鼓瑟蘭相如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鍤秦
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相如進鍤因跪請曰五步之內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秦王為一擊鍤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鍤史記魯仲連聞秦為帝曰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史記蘭相如秦璧奏秦王視秦王無
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
倚柱怒髮上衝冠曰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
矣相如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史記
田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盡歸魯之侵地史記曹沫政刺殺韓
相使累因自反而抉目自屠出腸以死史記荆軻見樊於
期曰秦之遇將軍厚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臣左手把其神右手搯其
脅將軍之仇報矣樊於期偏袒扼腕曰此臣之日夜切齒

腐心也今乃得聞教遂自刎項王留沛公飲亞夫令項
莊以劍舞擊沛公張良見樊噲曰今日事甚急噲請入與
之同命即入軍門側盾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噴目視
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問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斗酒噲立而飲之賜一生彘
肩噲覆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
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何辭乎史記項田橫自刎二
客穿其冢旁孔皆刎下從之橫宮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通鑑漢高紀貫高曰所以不死
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
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
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之通鑑漢惠紀赴死如歸前漢學吳
郡王闕渡錢塘江遭風舡欲覆闕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息

得濟謝承後漢書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同委屈可以每

其生哉凜凜焉嗚嗚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肩可也園即無

稜角也每貪也言寧傾覆摧折不殺身為君齊孟陽代君

西漢紀信乘破家為國宗族以從漢東漢孔融傳袁紹

使人牽出容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

遂復見殺坐者歎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後漢含笑入地東

韓昭傳鄧文斬諸葛瞻瞻子尚歎曰父子豈何國重恩不早斬

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通鑑魏元紀卞壺

苦戰而死二子眡肝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通鑑晉成紀有前死一尺無却

生一寸通鑑宋千載之後凜凜猶生姓蘭相如叱秦王目

皆皆目裂唐王君段秀實素有人望朱泚反召秀實議事源

皆皆目裂唐王君段秀實素有人望朱泚反召秀實議事源

休在坐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唾此面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洒面唐書李元宗張巡城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荅國恩唐書李元宗李克用執孫揆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齒不行謂曰死狗奴解人當夾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刑者如其所言罵聲不輟至死唐書孫元宗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二十餘人通鑑唐元宗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見賀蘭進明進明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也夫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

史記

一指以示信歸報通鑑唐肅宗劉闢發兵圍東川林蘊力

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

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

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通鑑唐肅宗雖千五百年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唐顏真卿傳贊

傳記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

通史

集烈士甘危軀以成人文選烈心厲勁秋文選長齊志沒

地通鑑文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詩海上五百人同日

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卜向草中耿介死不

求黃金籠下生中寶劍思存楚金鎚許報韓昭實州誠自

守雖九死而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暗鳴則山

岳可崩叱咤則風雲變色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送

惠師英心甘鬪死韓退之至誠無忘炳若日月烈氣不

散長為風雷呂和叔文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計張九齡

白虹千里氣血頸一劍義鹽平平生一匕首孟浩然恨血千年

土中碧高適泣血嘗膽誓復國離刻骨鏤肌敢違天造陳

多應銜恨骨千古不為塵杜甫萬古壯骨唐文粹植髮成

干櫓厲氣成風雲出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萬古英風文粹

報恩不到頭徒作輕生士媿

秦朝生為楚英沒為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江濤東坡折

精誠貫山石為裂東坡詩張睢陽生猶罵賊鬪齒空斷頰平

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詩